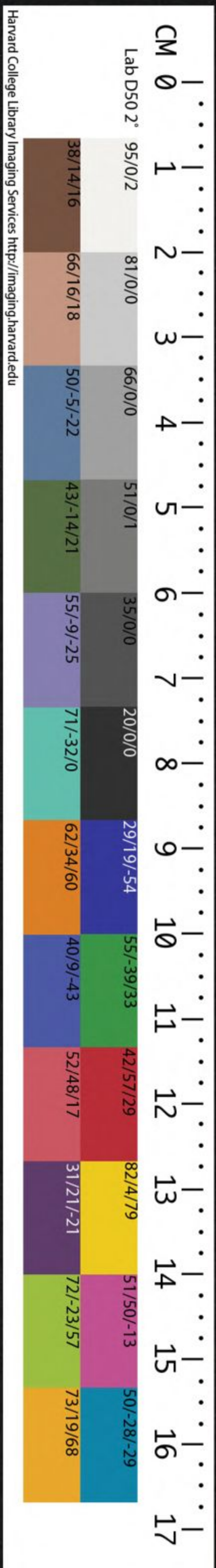


T 3720/22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33



名山藏

本士  
列女

本行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土記

讀書懷孤獨之行而身孝悌豈非世之所謂君子者哉榮之與利人所趨也爲是行者皆必違而去之不如是不足以恬澹其心而遠於歆羨間或其人足自善而已不能有所康濟於時其行事或涉於僻以迂然使當路位人見之加敬貶躬而從之以高賢士大夫之風不肖者媿且畏豈非桂樹生於泰山而不知功德者哉其於成世助教不可無也蓋未有不身孝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名山藏 卷之  
弟者也余得陳謨而下若而人

陳謨 吳朴 杜瓊 林希蔭

唐璧 陳淮 黃流 李孔脩

劉閔 楊黼 吳琬 柯維騏

林兆恩 鄧元錫 王敬臣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宋濂王禕交薦為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謨為學涉流探源辯析歸當雖不願仕而於當世之務一一籌度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一時

經生學士靡然從之稱海桑先生

吳朴字華甫諡安人書過目不忘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涉心所著有龍飛紀錄紀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又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

杜瓊吳人生一月而孤母育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今古念父早亡從人問狀往往見其容儀夢中父名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割股已母疾有司欲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耶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母遂得旌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瓊介持有

名山莊 卷之二  
守不爲矯異隱居城西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  
年七十九卒三吳之士會葬者千餘人私諡之曰淵  
孝

林希蔭字宜民揭陽人幼能屬文博通五經尤精春  
秋父客死非命貨錢歸葬母沒廬墓三年有白鳥巢  
樹蟾子聚楹以數千者三日妻亡不再偶與潮士林  
厚相友善永樂間俱以孝廉舉希蔭謂厚曰君有父  
母可以祿仕我恨終天出欲何爲厚累官參政希蔭  
終身家食有司時賜餽遺自號貧樂天順間海寇焚  
劫村落獨大書其門曰林先生屋慎勿燬一日泛舟

出遇賊賊見希蔭衣冠偉坐不敢犯而去族兄與鄉  
人訟郡守不能決召質之希蔭涕泣曰不能化族黨  
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不對而出季子岩從學陳  
獻章積善行義不替其家教

唐璧南海之平步人祖奎國初爲增城教諭博洽群  
書其鄉湛菜民作亂往諭不從被執罵賊死父豫剛  
介無詭一鄉稱孝與里人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  
淮劉子高友皆德行尊嚴爲世所欽號平步六逸璧  
動循禮法當暑未嘗去衣冠母區氏日瞽晨夕執匙  
筯侍飲食後遇神醫母日忽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

皆欲薦之以母老無它兄弟辭廣東參議陳贄待壁  
以賓禮後遷去執手泣別曰卿吾三益也

陳淮莆田人幼有至性在父母側飲食衣服必躬視  
疾侍湯藥不離頃刻父賢爲南康教諭淮從之官每  
日鷄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初賢入覲卒京師淮載  
櫬南歸至寧化輒夜宿柩傍河岸多虎亦不引避夜  
大雨懼河泛柩撫之號呼雨忽止淮遇父母忌縞素  
哭奠哀慕終日以貢充國子生值限年例過五十五  
者罷歸或請淮減歲籍曰吾不敢遠媿司馬朗寧黜  
歸因上疏言太學不論賢否徒計老壯啓人僞喪士

心不報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遵教無  
違禮法令有不便者必白之郡邑臺司一上官怫然  
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耳

黃流居玉岐之陽有志聖人之道根據六經博綜諸  
史窮極造化探索事物一時名儒如羅倫陳獻章張  
元禎胡希仁或近接行遊或遠致書札以親老乏兄  
弟絕意仕進事父先意承志母病風數載隨侍湯藥  
後罹膈疾醫不能治涕泣籲天請以身代忽有異應  
母膈遂愈弘治初與同邑蕭子鵬被徵子鵬得嘉興  
教授流固辭不就嘉靖中詔書旌門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有庶母父沒改嫁誣訟孔脩奪之產令繫鞫之俛首不辯令迫之供自供曰母訟民情真民願坐罪令疑焉覆鞫得情出之延爲上客他令至孔脩入縣輸租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荅拱而立呵止之如故令怒笞下之不置對趨出孔脩好周易善詩畫與陳獻章游破廬敗甑蔬食不贍不肯投合於時皂帽深衣入夜不違居家未嘗出戶或出遠近環視以爲奇物兒童婦女皆稱子長先生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曰子長有古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爲治葬

劉閔莆田人喪父三年不處內舍御酒肉獨居事母一如禮經鄉人盡加敬慕副使羅璟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金助養知府王弼亦置田五十石資之閔皆不辭及母卒閔卽送田還官廬墓三年歲凶弟婦求分異闔戶自搗弟婦感悟復合如故弘治中林俊上言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所決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古人之教恐未宜然夫教所以愛之擇正人所以教之也今東宮講讀侍從諸臣固皆陛下之所登簡廷臣之所論薦然百司衆府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右侍郎謝



鐸太僕少卿儲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行幾殆庶其  
 資序不合實德可取有二人焉致仕按察副使曹時  
 中渾厚澄瑩粹然春風無賢不肖皆服其行時中華  
 亭人也處士劉閔則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  
 無二粥身無完布處之晏如臣每見愧畏不暇上官  
 劉大夏徐貫知府王弼等恒延拜之閔詞藻雖稍不  
 逮德宇道風自見難比臣謂可禮致時中為宮臣閔  
 仍布衣入侍更以純德雅望之人常同起居必能涵  
 煦陶薰有所裨益其後巡按御史宗彝饒塘欲援詔  
 例薦閔經明行脩閔力辭知府陳効請遂其志榮之

以學職正德元年遙授儒學訓導

曹時中故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

以字行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僉事以家  
 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人謂孝感再歷  
 副使與當事者相左遂拂衣歸年六十矣人詰其故  
 曰吾有採尊舟不能忘耳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  
 鄰有悍生怒時中魁岸以堊題時中名於牛後向時  
 中僮肆詈時中以激之僮述鄰生言時中曰是人詈  
 我而若述之是若詈我也有貴公子挾妓遊山鼓吹  
 過時中門時中名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若淫  
 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取檟  
 楚鞭之貴公子自是折節為恭讓壽九十餘無疾而  
 終而時中有兄景舉景泰進士有僕竊其金入妓館  
 亦大淫肆景怒而訟之比部部郎攝妓痛榜之妓怨  
 反誣景坐罷不叙英廟復辟有白景寃者上方惡景  
 帝以其名同景泰號又景泰所舉進士也置之居頃  
 之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景者誣為景上聞曰  
 必若人也為我廢而怨耳詔逮至京緹騎馳入郡守  
 某者景同年厚賂緹騎與偕至景家先入語景為景  
 泣景曰君命也無所逃罪檻車詣錦衣拷訊備至遂

自引伏至冬朝獻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  
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  
負它人何面目耶請就法景乃得釋已廢歸其富林  
之山以詞翰自老時人爲之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  
豪

楊黼雲南太和縣蟠溪村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  
尤好釋典工書善篆籀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  
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  
其中詠歌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  
餘也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群書極談性命編摩  
皆小古篆作字片硯硯乾欲下桂樓取水硯池中忽  
已盈矣自是爲常人謂孝感父母沒爲傭營葬葬畢  
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  
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卒棺殮既  
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  
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吳琬字汝秀長興人世以貲雄于里琬獨退約不近  
聲利隱蒙山五十餘年窮獵經史百家自號甘泉子  
著書有三才廣志史類文編凡千卷又深曆數之學  
尚書劉麟與相善曰吾舍甘泉若病肺渴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  
主事未領牒引疾歸張孚敬脩怨爭論大禮諸臣奏

開新例凡京朝官請急過三年者悉罷免維騏本孚  
敬同年以素不相聞問概在免中而維騏本非其好  
也鍵關讀書開門授徒弟子翕然趨之其學以誠意  
爲根躬行爲基粹然出於正義謂宋故正統元人脩  
史概與遼金同列混華夷冠履之辨作宋史新編提  
宋爲綱而遼金附焉瀛國二王挈而臚諸帝紀之後  
宋諸臣若酈瓊劉整留夢炎之徒悉目之爲叛而誅  
之復作史記考要十本以是正班氏之譏評漢書之  
增損少孫之補綴諸儒之紀載撰次莆陽文獻記其  
鄉之人物文章以比於益部耆舊傳家食五十餘年

年七十餘卒張時徹曰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閭然實  
脩符會史之淑性苞商偃之華文總五經之要妙讐  
百氏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人不交非地不  
履鞠躬君子也

林兆恩字懋勛莆田人究心儒學兼通道釋遂欲合  
爲一途而統歸之儒道世人名曰三教先生兆恩之  
言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爲儒者曰我儒也爲道者  
曰我道也爲釋者曰我釋也夫人性本善也本自時  
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  
時中能清靜能寂定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性不誠未有能盡其性也能盡其性而後道也教也兼舉之矣性吾之性以爲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道乃至道吾之道以爲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教乃大性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天地也者其在性之內乎性之外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莫得名言孔氏所謂聖不可知老氏所謂無名之始釋氏所謂最上乘也夫唐虞三代之世未嘗名儒名釋名道也今旣名儒名釋名道矣又安能返之於無名夫惟唐虞三代之世人盡綱常也人盡四業也講其所不可知者於特達高妙

之人而繇其所可繇者於庶民日用之間此亦唐虞三代之世也如是則人無異道無曰我儒也我道也我釋也如是則道還歸儒也如是則釋還歸儒也如是名有三教而實爲儒者之一教也嘗欲作一書上於朝使道釋之徒脩明其老子釋迦之教並得娶妻生子入籍定賦視其寺觀之居若吾儒之有學宮然而又取吾儒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等儀收而兼用之要以世無游民民無廢倫綱常悉備四業並生無有自外於人倫之外而登唐虞三代之世卒不果人曰子迂哉其將能乎曰吾托之空言而已矣兆恩之學

自縉紳學士下及窶子市人莫不津接又慮愚者猝未易入先引以行庭九序却病晬益之方使漸生其道心而遺其外念凡著書積萬言無非此意江以南方內外之士群然北面而師之嘉靖之季莆城陷賊顧相戒母犯陳孝廉茂烈及三教先生也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并以所貸爲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

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脩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峯山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闡衍聖賢薈萃古今范涑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

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王敬臣吳人父庭爲江西參政敬臣孩而倍母其繼母郁氏養之羸弱早慧十餘歲誦四箴註歎曰學在是矣絲是居處以禮燕褻無惰數年父命之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歸寓佛寺鬻書易粟十九籍博士弟子謁魏交而考道焉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其繼母繼母下所以婉解之萬方庭告

歸養母敬臣佐養祖母及所以事庭甚謹庭母沒服闋起補參政敬臣事繼母於家不懈庭致仕歸復事庭至孝中歲得疾劇甚庭命養疴別墅者一年迨歸則盧氏失繼母歡敬臣曰身不行道閉戶省愆不入寢者十有三年庭病疽敬臣舐拭之臥床下者數月繼母沒哀慕終喪人不知爲繼母也庭老而患足敬臣復絕內寢臥父側者三歲庭卒哀毀有加吳俗有江左餘風見敬臣範押準繩爲之一變晚而從游弟子四百餘人敬臣刻厲責課一意聖賢要歸於慎獨之義曰慎獨之義有二要焉曰研幾也審則也幾者

善惡之幾研之始知則者帝衷之原審之始得又曰  
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  
仞之山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聽其言興起者甚  
衆

郎曰莊周稱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  
之徒彼皆以一察自好繇聖賢不明道德不一而諸  
人之徒出焉至於今日賢聖明矣道德一矣著書立  
言一詭聖人之道則三尺童子能辨之夫惟矻矻孜  
孜俛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始得與於斯乎始得與  
於斯乎

終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行記上

人具五常之性達之於天下也所爲喪失其心而不  
自知者自輕其身而富貴功名之念錮之是以賢士  
君子專其行若夫不目書史具足至性天生是人維  
世道也陋巷耕鑿傭販之徒吾尤重之天下大矣生  
於偏州僻邑當不絕人無有文字爲之記則其故老  
鄉人一時道說久無聞矣吾尤悲焉據吾所知謂之  
本行我所不知人其舍諸是編也蓋士大夫十之一

名山藏 卷之九 小民間巷十之九

鄭濂 包實夫 李得成 周炳

劉謹 姚伯華 陳圭 朱煦

樂枏 孫惟中 劉昱 周敖子父

洪祥 王原 容師偃 顧復

張鵬 趙時中 王允 黃鍾

蒙景澄 李洪 虞謹 田耕

潘選 杜蕙 史載德 衛宣

熊玻 馬宗範 徐澄 易直

何皇 王濟 謝廣 何競

陳大韶 劉靜 傅檝 劉憲

羅璋 蘇純 李豫 向化

蘇奎章 王表 宋顯章 歸鉞

張鈞 唐儼 楊成章 周孝

周聘 劉和 何倫 彭寶

俞孜 范運吉 崔鑑 丘緒

韋起宗 潘寬 何孝 陸尚質

葉文榮 殷士望 李壯兒丁 伍民憲

朱玄昊 梁應策 陳經孚 朱泰

趙智 李學梅 何茂先 長興者窶



吳門乞兒

鄭濂浦江人其先綺綺四世孫德瑋德璋皆見於宋史自綺時則已九世同居矣元末珪子德璋曰大和年八十餘爲家長尊其先人之訓內外食指二千餘雍睦而和元人表其門而復其家鄭氏家訓井井而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母聽婦言以此持其世濂綺八世孫也太祖卽位聞其名而名之得其家指之數獎借者久之入語皇后曰天下紛紛陛下以獨身取天下鄭家人衆多如此而又爲義一心夫亦庸可測乎太祖亦疑之乍之反而問之曰汝家人多

如此而若一心亦有道乎對曰母聽婦言祖父之訓所從來也太祖大釋然賜之梨一擎出至家出巨罌注水擣梨水中而分飲之皆望闕謝太祖聞復大悅濂兄弟六人有弟曰洧者其時以民間履畝不實累及巨室洧則代濂坐罪瘐死獄中有弟曰湜者家被誣通胡惟庸反湜與濂爭詣吏濂曰我長湜曰兄老相推者數太祖聞之曰有人如此從人反耶名賜飲食勞勉之擢湜爲福建參議賜之冠帶襲衣又有其異弟洪爲藏庫提點司同官坐罪連及死獄中妻石氏當配而絕粒從之太祖命廷臣推篤行之士爲東

宮官屬皆曰無過浦江鄭太祖曰鄭吾固知聞其里人王亦倣鄭家法可名兩家子弟審其有文學者而用之鄭自舉濟王自舉慟遂竝用之濟從子幹御史楷蜀府教授楷父淵事父母孝急人困宋濂爲諡之曰貞孝先生同時又有王氏兄弟曰子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吉逢昌皆聞義門之風而興起者

包實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潔行人稱忠文先生實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洪武初館於邑之太常里其冬歸省而復之焉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林莽中釋而蹲實夫

亦對虎而踞語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苟屬汝終還汝啗虎起曳實夫裾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李得成涑水人少孤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臨岸度不得脫因投河水死時得成年十三耳居嘗痛母旣長娶妻搏士爲像與其妻銜勒負鞍爲馬朝夕立像側若待母出水而乘之者會冬月大雨雪河凍甚厚可六七尺得成夢母與語曰我處水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其妻膝行距河裸而臥冰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

有出時其妻亦跣叩臥所如是者七日河悉化水可  
十餘畝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十九年舉  
孝廉爲光祿署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以割肝報効  
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建文中使入燕說成祖  
不得報坐下獄成祖卽位用得成如故得成雖不學  
能數言民間不便事累仕布政使

周炳舞陽人事母孝謹母病哀號顙天願以身代母  
思食獐肉炳四求不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獐入室殺  
以啖母病遂愈洪武中旌門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

謹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告其向輒朝夕  
西南遙拜年四十矍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有無  
父之子哉治喪往尋時滇夷初服道路梗塞衆勸勿  
行不能尼也歷六月至其處遇父逆旅舍相持號慟  
行道傷悲俄父患瘋痺卽欲以身代戍而國法丁壯  
十六歲以上又嫡長男始得代於是復歸攜其伯兄  
子往而伯兄子孱弱未能自立又復歸悉鬻其家貲  
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父父歸家徒四壁力供菽水  
晨昏極其歡孝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人稱天道  
姚伯華桐廬人桐廬無城元末兵起伯華父家資頗

厚挈伯華挾貲避匿之閬原山盜倉卒至父子散失盜過其父出號伯華不得爲他盜獲去母往採併驅之父母中途祈免盜怒推之崖下皆墜死盜稍退伯華行求不得哀聲徹天行數日得之崖下則已臭脹負之行從間道夜渡桐江至其祖墳之下掩之樹葉用木爲錐取石作磚晝伏夜作而遂成墳其時伯華父母年約六十餘而伯華方弱冠耳入明天下大定乃始娶妻作家恨二親死不得命一念至號慟不已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時屬仲春而不知其死日每臨二月則終月不近葷酒不接賓客擁爐注淚家人或問之益烏咽不能聲進飲食推却之歲祭執爵哀慟聞路人伯華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約不爽室一夕火人家典寄之物值數百金伯華急移之他處於已貲一無所問火已召主者悉還之客有遺鈔一巨囊於其肆下追告之去已遠踰年遇客客情不知其遺并忘遺處伯華提還之有兄伯榮爲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旣釋乃死其內弟化其骨歸藏之黃山山寺中而歸語伯華曰兄事幸可解當得錢爲用伯華曰需幾何如數與之內弟持錢去久之歸則曰兄使錢幸無罪顧病死矣吾火之而寄其燼於黃山寺

本行記

中幸往取人知其內弟詐而語伯華伯華曰歸骨足矣方逃賊時伯華構草屨得走免及老常織屨以施人子唯大洛陽知縣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上曰不意今日乃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遂聽圭代而謫其父隸兵雲南

朱煦僊居人父季用洪武初薦知福州之官五月有詔遠治天下害民官吏既至無輕重並論輸作訴者罪益重時季用在逮中既至病痢被楚顧煦歎曰吾

死矣夫役嚴費重禁訴復嚴兒乎兒乎善收我骨也煦謂父僚之同逮役者曰吾父病矣訴亦死不訴亦死萬一生遂具訴通政司通政司以上聞上立赦季用復其官同時以煦訴得免而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之子吾其土矣有頃煦感疾沒十

四人者痛煦如已子而季用頃之亦死樂枏定海人也家故亭戶洪武中會稽錢許二家歲輸鹽厚自縮而迫小民倍輸以掩已數上聞以浙東亭戶皆罔上賊下卽遣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坐罪輸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弟稅請往枏

名山藏 卷之  
日吾行雖生死不可知顧吾有三子爾未也稅走詣  
縣庭請代枿白縣曰力鹽皆枿也稅烏能知之使往  
必失對遂行可一舍許稅追及枿叱之去不聽卽乘  
危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枿行已遠慟哭而還  
枿至京師果死

孫惟中昌邑人家世農也惟中朝出耕夜歸讀古人  
書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  
會父卒皇皇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  
中結廬其側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風遠  
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晨起掬雪頰面詣拜墓

前久之手足皸瘃形容瘁甚或勸其還哭不對里民  
相率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夜半攜二蒼頭出  
風雪中抵廬下聽之惟中聞足音遙問曰何爲者戴  
歎息去亟上之府部使者請旌其門惟中妻劉氏亦  
從惟中之化居舅喪不酒肉者三載有子尚志爲禮  
部主事

劉昱山西人爲翰林小吏從事勤毖翰林諸公皆喜  
之永樂末年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而昱弟  
亦從軍隸成山侯戲下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  
弟屍欲待師還而化之旣還發屍就化無所取薪幸

名山藏 卷之  
北土剛屍未腐其乾若枯腊昱負之以行六日至開  
平始得薪化而裹之楊金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  
屍痕自言故共歎昱雖小吏士君子也處弟如此它  
可知已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上皇北狩慟哭不  
食七日而死其子曰路爲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之  
不易儒衣巾而奔至家觸庭槐亦死死後衝巾被面  
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爲臨其喪不易裂巾  
而斂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

洪祥黃梅人父病瘴年餘起臥粥飯皆祥左右衣被  
垢穢祥躬治之父憫祥勞使就婦處曰吾病且愈可  
留一僕待我祥陽承應而陰伏父寢父夜起溺呼僕  
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脇父驚問誰見祥應聲持  
之泣曰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其妻並  
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  
醮薦鏡中祥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然無凝滯  
年九十餘卒

王原文安人父珣苦賦重別妻出亡不告所向入輝  
縣夢覺寺爲僧爨下有年矣時原在襁旣長問父於  
母母告之故常痛心也娶妻月餘別母尋父母曰得

父甚喜顧去家二十餘年矣杳無音耗何處可尋原  
仰天號曰人而無父曷以爲人初去涿境東行齊魯  
閒數年一日於田橫島日西風急止宿土神祠夜夢  
入古刹日將午見廟僧煮飯就乞食之與一盂曰莎  
米飯味苦爲汝澆甘肉汁也因曰如來如來真箇來  
好去好去還須去驚覺祠門軋然有聲有一丈人杖  
而入問原所繇以實對因語以夢丈人曰吉夢也午  
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肉汁附子膾也當南去而  
求之寺中原如言趨臨清縣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  
逾月入輝縣造夢覺寺雪夜寢寺下天將曙一苾芻

出見駭之問故知其與爨下珣同縣入語其住持住  
持召食之出珣與對問得其邑里姓名知其爲已子  
抱持哭珣曰拋棄妻子二十餘年矣何顏以歸我終  
爲輝山下鬼矣原首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哭住持  
乃強之歸住持曰法林詩僧也原有男子六人孫曾  
孫三十餘竝耕讀守業有司鄉里皆羨重之

容師偃香山人祖悌與邑人稱爲孝行先生師偃一  
門咸遵悌與之教師偃父病癱朝夕在侍正統中負  
父逃寇寇追急父麾師偃遁去泣曰父子更相爲命  
去復安之俄俱被執寇縱火焚父師偃請代遂就焚



年二十三

顧復靖江人嘗作貧士詠皆有道之意成化中以貢入京師當就銓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既母促之授官曰兒念母不願往也母乃命其女夫與偕至京師遣女夫歸曰爲吾省母未幾卒一日母於夢寐聞哭聲曰噫兒死矣數日計果至及柩還故所服員帽度諸柩上母哭則員帽輒墜地若有推之者妻子哭則否世人名復死孝

張鵬宿遷人自幼侍奉祖母併父母尊輩俱執孝敬不敢怠違祖母歿送殯之自令闔家男婦洗足護紼母死廬墓三年鵬家人百餘口八代不分成化中旌表

趙時中羅山人仕御史聞父病歿躡踊奔計離家二百里廬墓苦寢朝夕哭奠負土成墳時歲凶多兵隣盜見時中蔬食水飲淡薄終孝各自相戒三年之中四十里內盜不入境

王允歷城人仕湖廣左布政使早喪父哀毀切至事母至孝母卒奔赴殞絕結廬墓側負土脩塚比身於傭人成化中旌表

黃鍾慶都人祖居顏父鑑及鍾子顯孫世儒曾孫仲

寧男婦計一百二十口自永樂至弘治元年六世同居無兩爨其家以耕讀爲業孝養爲先鄉黨有貧乏者常周急之擇其子弟之良者聚而教之又有泰州民王玉七世同居武陵縣民談錄興國州民石幽六七世同居太倉人瞿剛陵川人李需密雲人李琚竝六世同居陵川人徐樑合肥人鄭元宜都人趙思綱安樂人朱勇歸安人張顯竝五世同居俱弘治中旌表

蒙景澄仁化人母滯病不藥號泣焚香祝以身代母愈踰年卒哀毀切至喪葬如禮結草廬墓少間則歸問父晚仍宿墓如是者三載父患疽景澄告天以口吮啗三日而瘥父卒遂終廬墓時年八十矣其子槃念其老生疾免悵親 跪請以歸竟不從而終老於廬右弘治中旌表

李洪吳橋人母患時氣命在頃刻洪曰惟天可告焚香懺祝夜臥有神人懸空而言說生人肉可以治之覺曰肉在我身沐浴潔淨以刀取左脇肉熟而進之母遂愈弘治中旌表

虞謹寧波人就傳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淚尚書楊守陳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中從兄謙以

富民戍安定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遣謹代行謹遽往抵安定者久之守陳習謹爲人乃爲請免弘治中父病痢顛天請代顛爲之墳及卒水漿絕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輟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念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一遍畢而哭哭久寢磚爲漬母死亦如之而遂遠其妻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也如此者十五年人號之曰瘦齋以其始本肥澤至母亡也骨立而瘦

田籽汾州人弘治中舉人知長清縣居官鯁直一介不取事親孝養誠至親沒廬墓哀思骨立嘗有早霜殺禾獨近墓之禾不傷人謂孝感感應籽能孝族人多孝順者鄉邦推重與辛彥博立爲忠孝祠祀之彥博籽同邑人故名彥德國初以歲貢入太學明經篤行爲高皇帝所重授監察御史賜名彥博以期之仕終浙江左布政使居官四十年委身忘家身後子孫貧窶里人稱其公正無邪清脩苦節云

潘選婺源人第進士爲江山知縣屢請歸養旣陞戶部主事而父卒哀毀不勝服闋陞山西按察僉事念母老憊求致仕不允憂熱得疾遂棄官歸至家值母病忽思食鮓羹急不可得家人請以他魚代之選曰

名山藏 卷之  
欺母欺天也解衣入捕池中立得二鯽作羹進母母  
遂安好母以壽終選哭什喪次後七日而沒 中  
旌表選正巳率物風裁嚴肅其爲僉事時吏多望風  
解印綬

杜蕙任丘人第進士仕同知因忤權貴棄官歸孝讓  
睦族四世同居父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蕙  
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復哀毀廬墓者三載至  
九十七歲而亡

史載德新鄭人第進士歷御史父沒哀慟殊常旣葬  
廬墓朝夕哭奠小大之事先啓後行人稱事死如生

弘治中旌表

衛宣陽城人母卒廬墓蔬水自扶縣失庫金有誣及  
宣者令拘宣未按先桎梏之而下之獄忽陰全晝晦  
江中迅雷掣電風雨交作令疑而釋之其夕雲月朗  
霽人謂孝子動天弘治中旌表

熊玻涇陽縣增廣生年十九母病寢食俱廢湯藥身  
嘗母沒披跣慟哭不忍遽葬浮匱于庭坐臥草土三  
月祭葬構廬墓傍朝夕哭奠服闋歸極力養父父病  
至沒竝如前孝負土增塋倍高疇曩朝夕溢米形容  
槁敗有數劫賊入廬欲生焚之玻出迎不懼賊因問

名山藏 卷之  
玻聞爾產殊厚何悴乃爾玻曰日夕思慕不覺其它  
廬無長物僅有麻衣僭解送君賊驚歎辭謝去弘治  
中旌表

馬宗範開州人事父母至孝父歿廬墓昏夜有盜二  
人入廬求宿告曰饑甚宗範命僮作羹飯食之聽其  
哭泣之聲私相語曰可別圖生勿盜孝子弘治中旌  
表

徐澄崇仁人家貧不能具甘旨借貸爲之曰債可還  
也親不可易也可缺延賓不可缺奉親居處致慎滋  
味致豐臥起盥櫛便溺之事皆身致之親沒廬墓有

白鵲白鳥來集鄉人素薄其親者皆感化歸厚弘治  
中旌表

易直宜春人父被誣繫獄直請身代不得繩項散髮  
日跪府門守乃出父父病痰直取吞之告天而愈父  
卒廬墓既滿歸家母病流賊行劫舉家奔潰直抱母  
哀告賊亦不忍加害母卒廬墓如前歲旱鄉民請直  
禱直齋沐途拜三日獲澍旌表

何垕新城人第進士仕程蕃知府少孤力學聞羅倫  
學有省日夜奮淬母喪哭毀幾不能生一日病且劇  
所親謂之曰君毋滅性食之肉羹半盂哽咽不能下

竟却去子疾甚引醫診視第不敢離苦次撫膺曰子死矣出殯時霜重冰膠徒跣行十餘里足破血流不自知也廬墓三年無識不識皆噓唏歎悼曰孝子孝子屋居官介甚爲郎時劉瑾聞屋有一古琴諷欲得之屋不與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入仕三十年蕭然四壁居家無贖質之金

王濟黃岡人第進士官郎中母沒廬墓寢輒哀泣吐血服闋就官一聞父疾減食廢寢三疏乞歸父久病籲天乞代罄貲求醫盛寒酷暑不解衣冠不入內舍者凡四載父病秘結手採取之父患痢手自捧掬嘗其甜苦及卒抱屍達旦哀毀幾滅正德中旌表

謝廣字志浩祁門人父忠母汪父出賈梁宋間忽有方外求僊之意遂久去不返廣十六讀穎考叔事廢書泣也旣而曰宋有朱壽昌者豈異繫人將出求父未娶婦亦無他兄弟旣長納婦七日卽別母求父誓必得之次大梁遂得父於小窰旅邸號泣抱持父摩廣頂曰兒遠來良苦吾今歸矣相依旬月父給廣曰汴北尚有浮貲吾往取之與爾同歸會廣伯若兄自魯山來會因托二人代侍緣父深感彼道得聞卽脫去滅跡伯若兄還廣躡躡幾絕莫知所趨忽傳父在

魯山卽匍匐往尋弗得有郭氏儒生苦留之學曰君若居此兼可得父曰學非求仕乎仕非求忠乎不孝何忠儒生不能強也去之陳蔡鄭衛達于荆襄返于河上舟涉陸跋酒肉弗御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懃人爲感動每每導送窮幽索險渺無彷彿家書至聞其母病徬徨走歸長路號哭歸侍疾母愈聞武當有道入影響其父復辭母往求步拜以往至則非是又聞終南山中多學僊侶衝暑躡冰雪歷風濤崖磴深入窮探足痺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汴河又十餘年形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籲天兼

程至家跪泣床下奉母復安又數月逡巡進曰兒初意父游想方外今窮矣嘗聞河埠館人云有微客每二三年駕巨船一至貨盡卽去述其容貌行事殆類於父兒儻求之復輿痺往候踰年又不至纍纍歸而母老且病矣日率妻子竭力爲養結樓望父繪像事之母以天年終具父衣冠招魂寤焉

何競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坐事謫戍廣西慶遠衛被赦爲民家居數持吏短長貪橫其縣中縣前後令皆憚之今當塗人鄒魯者亦嘗爲御史坐罪貶稍遷蕭山其爲蕭山暴刻甚惡舜賓數裁抑之舜賓時時

對人發其陰惡魯未有以中會舜賓怨家奏舜賓非  
遇赦實逃歸舜賓故隸尺籍乃家居其衣冠如縉紳  
朝廷下所司驗狀以聞魯故隱舜賓赦牒曰舜賓被  
赦無驗當送故戍所審之彼戍所官乃知舜賓果赦  
不也訓導童顯章者舜賓門人知魯陰事魯陷以他  
獄論絞獄上憲司疑之下府覆治顯章送獄時道經  
舜賓家入與謀魯聞輒大詬曰舜賓乃敢篡取重囚  
發卒圍之毀門入并捕舜賓送獄不更白上司今卒  
十餘人送舜賓之故戍基卒置舜賓死卒道窘辱之  
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壅舜賓口舜賓呼曰

嗚呼枉生七十二歲遂死魯還欲捕舜賓妻子競與  
母逃匿久之魯陞山西僉事競乃募死士數十人艤  
舟潛歸伺其行扼之塗出鐵椎袖中擊魯傷其兩目  
盡拔魯髮反接魯曳登舟更溺之乃與魯連縷赴訟  
按察使鎮巡諸司驚愕不知所爲竟不能決魯逃歸  
當塗競走闕下訟冤并告魯不法事命刑部郎中刑  
科給事中會浙江巡按御史按驗魯競俱坐死罪競  
母擊登聞鼓訴冤復遣大理寺正覆按下三法司詳  
議罪魯死以競爲父報仇編戍之福寧州竟赦還閩  
浙間稱競曰孝子



名山藏 卷之  
陳大韶高明州人隨父監生忠聽選京師父沒大韶  
不忍焚化鬻裝稱貸萬里孤身扶柩歸葬既葬廬墓  
墓在曠山之中獨居三年豺狼盜賊不相驚擾母沒  
如之正德中旌表

劉靜萬安人諸生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三  
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攢槩殺之猶  
抱母不解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傅檝字廷濟泉州南安人年十六舉于鄉二十登進  
士授官行人祖凱父浚竝以進士爲郎檝授官方歸  
娶時其祖尚在郡守諸公來賀凱治席延款檝奉酒

肴束身傍侍浚郎工部時檝以行人有事於湘府事  
未竣聞母病在京師請入京師視母方再往湘竣事  
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公而可教孝覆奏許之母  
沒居喪遵禮其後浚娶後妻從官郎私其二蒼頭奴  
浚稍稍聞之欲行處分遂暴卒檝聞奔邸且慟且疑  
密得二蒼頭狀心藏之及扶櫬歸二蒼頭驚覺遽亡  
去密求者久之知其一亡之德化縣傭深山巨姓家  
檝微行至巨姓家告之曰聞有一人力作君所欲得  
見之君幸無匿巨姓出奴檝告巨姓曰是僕奴也有  
罪而不可面數君幸入內巨姓入檝出袖中錘破蒼

頭顱立殺之謝巨姓去而其一不可從矣喪葬畢慟而誓曰父讐尚一可爲人乎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間蓬垢憔悴饑寒風雨不知就避時時撰詩若文走帖市頭坊門大率庾詞隱語然讀而翫之知其深於道德而出於仁孝也此時親戚朋友亦不能知檝目檝狂易而已乃檝每遇迅雷爍電中夜必興正衣冠拱立武宗皇帝哀詔至具衰杖朝夕臨終期然後釋服至其子燾卒不哭也或詰之曰古有喪明公何忍耶檝涕下曰不能爲子而敢爲父傳之諸父不忍檝瘁數請歸舍卒不肯久之其繼母卒乃歸蓋自廢

自棄自罪自罰者三十九年又十有五年而檝卒

劉憲靈石縣諸生也母八十餘年雙目俱瞽憲奉事惟謹忽強賊入城劫掠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賊釋之行至嶺後村憲竟爲賊所殺賊大火城中憲宅舍隨火隨滅人謂賊雖殺孝天實祐善正德中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手提長鎗拒戮三賊賊捨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執賊剗心剖肺碎裂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蘇純湘陰人弘治中舉人幼事父母繼祖母至孝父

名山藏 卷之  
病衣不解帶唾壺穢器手自浣濯父沒絕鹽飲水形容憊頓母命食粥咽絕復甦未幾母沒泣曰父亡而存者爲母也母氏又亡何用吾存傷痛之形如割肺腑繼祖母父母三喪相繼不面妻室者七年其葬母時值隆冬積雪百凡躬親竟中寒疾卒于喪次正德中旌表

李豫浙川縣監生父卒廬墓有白兔之祥正德中有賊百騎過其家豫衣冠告之曰小人有母年高且病且勿驚動財物任取賊知其孝愕然相戒并其鄉村亦不掠之後母沒亦廬墓三年豫拾金還人推地以

葬無主者

向化靜海衛指揮向上之男也上以事得罪憤而投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忽上屍浮出潮中衣服脫落時天方霽乍爾震雷大雨旣過化頭頂父衣徐徐浮至一處家人出而葬之旌表

蘇奎章筠連人博覽群書潛心理學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莫所避章倉皇泣告願捨父食已虎併舍之去人咸稱異後仕岷藩教授

王表嘉定人正德中舉人年十五父沒日夜號也母攜抱慰解之曰獨不念我自後奮志讀書遂領鄉薦

念養母不赴會試有司強爲治裝初至烏尤返次至瀘州返三至京師試畢卽兼程歸一日母病肺喘醫藥無効表夜分焚香籲天割左股煎湯以進頃之母呼表曰氣平痰靜胡乃然也表不敢泄戲笑如常它年母又病表割右股如前母病又愈母喜醇酒表以醇酒進母喜奉佛表朝夕禮佛母喜膾間日一進膾執砧刀焉母欲誦三官經表跪誦移日提攜前後或如嬰兒或爲山歌野調以悅母母年九十無病而逝表什絕三日不水漿嘉靖中旌表

宋顯章濮人諸生也事父至孝正德間廬父墓劉六劉七賊至曰此孝子里也遺之矢爲後賊信約百里內勿殘傷郡人依顯章者皆活顯章卒無子妻自經殉之

歸鉞吳人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後妻輒譖鉞以怒父父手擊鉞後母謂父徒手費力提大杖杖之家貧食不足炊將熟母卽譏數鉞父怒逐出之鉞不得食而後母子得以飽鉞數困匍匐道中以歸父母相與詈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痛杖之鉞時時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淚下鄰里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得見因販鹽市中時

時從其弟起居數致甘鮮正德中歲大饑後母不能活鉞涕泣迎養後母後母內慙顧感鉞誠卽就養鉞得食先弟後已已恒饑弟尋死鉞事後母無間鉞少饑餓面黃體瘠人呼爲菜大人鉞有族子繡亦販鹽養母二弟不肖數犯法鉞悉爲周旋繡每製衣繡妻請曰必三襲以予君二弟

張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人親老不仕孝行著聞父赦太學生也赦親早亡亦痛誓不仕隱居城北村嘉靖二十一年虜大入邊至石州城下鈞號哭馳一騎賊中求救至則赦死矣鈞哀慟殞絕盡飲父血哀痛而

斃是年虜害最慘石州爲親死者同時十一人而張承相于博張永安尤著也承相者州學生少孤奉母三十餘年負母避虜虜得之抱母叩頭號泣虜怒俱殺之旣死尚抱母首不解博二歲而孤所居村舍從城中學虜至博號哭下城求母母已被執奮取道傍石擊虜虜就剖博心殺之母得遁時年十八永安椽吏也父爲虜逐永安持挺擊傷二賊趣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虜創永安數十而永安死

唐儼全州人諸生也父蔭柳州知州老得危病儼年十二割右臂愈之其師窺知以語其家人合家驚歎

名山藏 卷之  
未幾父沒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其後游學從兄于  
毫嫡母蒙寢疾在家儼妻鄧年十八亦割右脇進儼  
聞蒙疾馳歸而疾已愈拜鄧謝之鄧曰子母我母有  
二哉儼所生母沒號泣廬墓寢苦枕塊樵牧見其薪  
水艱疲率來相助儼謝之曰吾爲母氏敢煩諸君知  
州顧璘訪儼山中書其壁曰望母儼嘉靖初貢至京  
師有司奏旌門

嘉靖十年閏六月吏部言浙江東陽縣民郭珉告有  
應貢生楊成章係珉同母兄其父泰先任台州長亭  
巡簡攜正妻何來任不育取珉母丁爲副室生成章

泰卒何扶櫬還鄉成章甫四歲外祖與之子而奪鬻  
其母母剪銀錢訣別與何各收其半以貽成章十歲  
何臨終出半錢與成章成章號泣拜受比弱冠娶婦  
月餘卽執半錢往錢塘尋母未知母爲外祖強嫁珉  
父竟不能得而還珉常見母日夜焚香祝天望子未  
知其故弘治十一年七月七日有東陽典史李紹裔  
巡水利來宿珉家母隔壁聞紹裔與家人作楚語知  
爲道州人遣珉問成章消息紹裔備語故因命珉執  
半錢往覓成章成章亦再來浙尋母相遇于江西  
廣潤門螺螄橋兩船相比各問程途因漸漸道故成

名山藏 卷之  
章泣云我初不知母所在比有訓導會稽人趙鎰知  
我失母哀情語以昔嘗教讀東陽爲珉師備知珉母  
離子哀情此必汝母我是行以此珉大驚異卽各出  
半錢相合抱持拜哭與俱見母悲喜交至自茲成章  
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就養以終母年旣葬廬墓兩  
省覈實交章獎異載在朝覲憲綱藏之部司縣府今  
成章應貢在部珉亦公事至京相隔萬里不期而會  
兄考居上游徒以年老隨例冠帶而孝義未白如蒙  
察其孝廉量加一職庶不孤聖朝孝治之意當道表  
揚激勸之道吏部覆奏楊成章幼齡失母長而知慕  
行求再四孝則不衰郭珉遵命尋兄不遠千里昔朱  
壽昌棄官求母宋神宗詔今就官楊成章孝行兩省  
覈實載之憲綱藏之部冊有司知不能舉臣等又論  
年拘例真有媿以人事君之責請授成章國子學錄  
獎珉花紅羊酒制曰可

周孝揭陽人少孤問母曰我何名母曰母養子望之  
孝名孝矣孝曰吾能之何必讀書力田爲養朝衣冠  
揖母就耕暮歸如之歲旱鄉人求雨不遂告邑丞曰  
請命周孝子丞致孝子而遂雨

周聘桐城人諸生也事父母探志承色父母爲兄弟

折箸田畝聽仲叔自取之父沒躄踊哀慟者七日日  
三奠奠必孺子慕枕塊寢苦不離喪次母沒如之南  
方之人拘忌形家且難得地聘欲附葬父母於先隴  
之次宗人阻之哀奠至十年苦敗塊利尚不釋服邑  
令聞其孝表宅助葬資宗人乃許之或謂令助葬資  
當詣謝聘曰明府自爲治教謝何敢哉雖然孤爲人  
子而以親喪煩長史罪也更服二年乃罷蓋居喪十  
二年矣方十二年之前能預知未來事也它日室火  
鄉隣趨抹曰天實討孤尚敢拒命望火百拜而熄子  
二人漁樵給聘聘戒之曰山澤非吾有寧取其細者  
漁蝦鯽樵荆榛足矣一日其子釣得大鯉竊詣水處  
而放之

劉和廬陵人父行賈溺死於池州和年十三慟哭嘔  
血母解譬之自後行賈往來過父溺處輒悲憤不食  
設酒肴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  
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奔歸家益貧  
母沒葬玉華山廬墓其處朝夕哭奠皆織屨易之居  
一年風雹伐屋獨和廬不壞山多虎夜行繞不驚又  
一年鄉里惡少惡其矯異夜爲暴客火其廬執和苦  
之時已且滿喪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和動



名山藏 卷之八  
効古人不恤譏訕自號耐辱居士其後老而益貧鄉人莫知重也

何倫江山人居父憂哀毀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事母孝謹假貸爲用家雖貧儉母氏常食豐衣潔母失雞豚陽爲尋覓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倫迂曰雞豚小物而使母氏掛懷便不安適盜入舍覺之不呼將取釜乃語曰請留之備吾晨炊以食吾母盜媿盡還所盜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母亡郡邑賻之葬資對使拜受終不造謝曰草土罪人周之則受何況及親造謝公庭非其分矣

彭寶桐城諸生也父母性嚴每值父母怒蹶躅叩頭涕泣至解天雨雪父醉怒詈母旣就臥寶終夜跪限外父旦啓戶則寶在問何爲曰兒不能和豫兩親乞賜筆楚父曰醉詈汝母汝則何辜引入就爐寶再拜示不中寒父母自是不復反目也妻胡事母稍不敬欲出之里戚百留不聽母曰新婦事我善小失耳奈何處之不可自新之地寶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齊我耶其妻感泣卒爲孝婦寶始好施掩露放生繼乃從事學問立稽過自省錄月朔正席自數書古聖賢列上坐跪而拜之曰敢憚自改年踰四

名山藏 卷之  
十孝敬不衰父死居喪如禮逾年而病以事母屬其  
子更曰喪服不畢死當以衰經斂其卒也知與不知  
皆爲流涕

俞孜山陰人諸生也父華嘉靖初以里役解流徒徐  
鐸赴口外防鐸過嚴鐸銜華毒而斃之而遂亡走孜  
聞號慟扶櫬誓以死報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  
越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往來偵  
伺迄亡所獲十之城隍得渙之三益悲痛欲死夜夢  
神語之曰若謂渙不祥獨未知一喚卽在乎孜驚寤  
詰旦詣郡守乞助守南大吉壯而助之夜半卒驟入

楊氏家佯爲尋常人喚鐸立得之卒復父讐遂不復  
應舉養繼母以老人稱爲復讐俞孝子

范運吉蒙化人父寅自稱葫蘆山人旣補弟子員有  
聲當貢矣有持其短譖於提學提學暫黜之山人素  
剛負其能旣遭斥辱不勝邑邑遂棄妻子遊楚蜀間  
數年歸妻趙已悲傷發病死山人益恚恨不樂家居  
徑去不返矣時運吉爲諸生牽裾止弗獲將棄其業  
行求之會當道惜其才留竣試事遂以嘉靖巳酉領  
雲南鄉薦榜旣揭運吉與一子一僕號呼徒跣迹父  
所經至荊州乃滅更前應試京師初運吉爲諸生時

雲南巡撫應大猷物色之及相見京師館之別室因其失妻許女嫁之運吉以父故諾而未赴癸丑春運吉益悲思不自勝乃刻木述事本末模紙且數萬仍剪尺帛書如刻語背揭之南下所至輒以刻紙張衢要見者莫不哀憐會其從父京山教諭運吉往見之居頃將東訪父於黃鶴岳陽二樓間會其從父以職事入承天承人陳生者方外士也爲言山人之事極悉蓋山人初去荆則經承舍于陳者旬餘因教陳以鍊氣術已而別去登武當剪髮習靜于榔梅樹底與鍊師數輩相狎後陳以禮神至其地猶見之舉手相問勞比再往訊之則卒矣橐葬樹側運吉聞言大慟冒暑走承遂與陳偕發細踪之良是至其處廢遺骨運吉鑱膚血瀝之殊滲於是負父骨歸葬於蒙化而工部侍郎陸爲營祠碣於武當

崔鑑京師人父佑嗜酒狎娼取娼與居娼時時誣妻佑常被酒窘辱之佑出娼惡詈妻妻復之娼擊敗妻面妻入室撫牀涕泣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妻見鑑悲慟不勝而語之故曰吾自尋死耳鑑曰母勿復憂潛入學舍挾刃歸適娼掃廳且掃且罵鑑從旁拔刃刺娼左脇隨斃鑑匿刀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

歸不知以爲吾母母莫自明矣卽走返佑果告妻於官捕者至鑑曰我也從牖下出刃示之遂就獄事聞世宗下法司議刑部尚書聞淵等議鑑孝心迫切情在全母請釋其罪詔曰可

丘緒鄞人邑諸生也父鑑爲國子生娶余而妾黃黃生緒以不狎於余被出鑑卒緒年十五事余至孝余乃愛緒如已子臨卒告緒曰汝之愛我也如生母汝自有母弗可失也緒切切求母顧母出二十年所矣黃始鬻於包旣而轉徙杳不可跡一夕夢神告曰台州金鰲寺前君母處也明日上郡憇於途一人識緒

漫問曰丘有出母乎聞其子賢也緒心異曰何從知我問奚自則故包氏養馬廝也緒求廝跡母廝歸而問廝之母曰里有周平者曾口其事顧今平也不在配戍於京師矣是時緒姊夫方舉進士需次京師緒貽姊夫書物色平會天雨平避雨姊夫邸舍姊夫聞其鄉音問之平也爲緒問母曰適台州李憲副子以報緒緒立裝之台至李家李已沒無子所後者遠族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台道中或告之曰此中有媒老矣或其閱人多儻聞之導往詢則云黃居李無依適僊居之吳旦復詣媒且審叩之媒已老其夕

忽暴亡。緒莽莽行之，僂居歷觀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踏而入，有兄弟二人，亦皆諸生，止緒宿。爲問其家，諸母有諸母者，則黃故主母也。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曰：適于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已殯其傍矣。緒泣曰：悲乎哉！此吾夢中語也。雖然，得撫棺泣，母亦畢吾志。於是吳氏二生送與偕道，犯一牛觸緒墜溝。溝在金氏之門，金氏兄弟二人爲馬長傭肩輿，緒從溝中起，而吳氏二生告馬長所繇。馬長曰：吾昔傭肩輿，并一婦人至縉雲蒼嶺下，其是乎？存亡不可知。顧寺宿，非其人也。馬長兄弟忽入門，縛輿出，曰：願執斲

役送君蒼嶺下。緒喜甚，別二生輿而至蒼嶺，與二馬長直馬，長不受，曰：君孝子也。吾兄弟感君哀苦，而輿君望直哉！投金去，生徘徊嶺下，旬餘無所咨，有織屨者曰：去此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氏媪，年六十矣。君之邑人也。然意其亡乎？緒求織屨者，與俱問得之。則黃氏固在，以爲未信，遣奴詢諸陳，俛俛委巷中，忽一媪竚立門次，探之，鄞人也。扣其從來，具悉。媪亦轉詢丘氏，耗語合。奴馳告緒，緒踉蹌奔，抱持母，悲號感泣，驚動其閭巷。陳翁無子，家貧多負，緒悉爲翁償理。迎與其母俱歸，別室奉之。翁卒，請母入家，率妻子孝

事亡怠緒屢舉不第年六十餘及貢而卒家人聚泣請所囑張皆言曰婆要緊婆要緊蓋囑以其母氏嘉靖中旌門

韋起宗晉江人生而孤母蔡寡守之起宗奉母至孝遇縉紳先生輒長跪百拜求其文詞以彰母節爲母請於朝冀得旌表假貸行錢以求之求之不得至三十餘年一日幾得復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青盲又十餘年乃得之日則明開母沒廬墓三年更念幼孤追爲父服者三年又以三年廬父之墓松蟲大生近墓松楸皆被蟲食起宗抱樹而號蟲不敢近一日

雨甚聞廬外有呼聲出視之廬遂崩廬畢之日卽鑿已墳其處曰庶幾生死侍吾親旣沒鄉人名其里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去之三十餘年所居火四鄰皆火獨其母旌節坊巋然完峙嘉靖中旌表

潘寬晉江人兄實爲諸生寬入學舍省兄兄方與友對奕寬推下枰子拂然去友人大驚曰君有諍弟兄老晚子一日病篤寬割股療之股尚未進已有鬼物語兄曰君有賢弟割股食君我是不敢侮君我則行矣頃之寬以股肉進兄曰汝豈割股食我耶子事父母則然我兄也何至是旣瘥語寬曰我老乃子老人

子寧知我出耶吾且去之弟之事我何嘗減子寬曰  
兄何爲出此言視兄子如子復加厚焉

何孝六安人母患發背額天願代有神化而爲醫教  
之嘗糞以試之孝嘗母糞神曰可愈母愈後壽九十  
餘卒旣葬廬墓天集蜜蜂六十窩足以養老人稱蜂  
窩孝子嘉靖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人送父登舟海口風作舟將覆尚質號  
泣投風濤中拯父父舟得濟而尚質溺死人名其渡  
曰陸郎渡嘉靖中旌表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弟文龍殺人坐法其母愛弟涕  
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弟年尚少我長矣又有子請代  
弟詣官自言已殺之竟坐法

殷士望鎮江府庠生父被強寇執縛士望徑奔賊所  
泣告請代賊忍而試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詞氣慨  
切賊義其孝皆羅拜去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虜大至壯丁兒從父母奔避山  
谷卒與遇虜縛母去壯丁兒取石擊虜母得脫前行  
復遇五騎一騎下馬還縛母其母呼曰壯丁兒但逃  
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提鐵骨朶擊仆一虜母跳  
得生四騎圍壯丁兒斫碎之

伍民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反遇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刃之民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臥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喃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時見之烟雨中荷戈立則輒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朱玄昊樂清人事母至孝母性嚴厲玄昊年五十嘗受笞嘗退治生池上值寒凍誤墜水中母疑其受笞而愠也怒復大杖之衆爲跪請得已其妻又以子婦之讒不悅於姑玄昊不敢辯第屏之十餘年寢處常在母側後以庠生應貢且行母乃悟召其妻復爲姑

婦如初玄昊旣行中途念母亦棄牒歸

陝西按察副使梁應策鄆陵人七歲母病殆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泣幾絕遇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飲之而愈二十四籍鄉書孝聲藉甚三十四中嘉靖乙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拜官父詔書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爲郎十年三請告省親畱妻侍養陞成都知府以去家遠不願之官號泣請父大怒曰不聞孝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猶伏地不起父舉杖欲擊乃起戒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父母年並



七十躬調甘脆一茶一湯必跪進之父數過親友家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應門報至趨迎掖門入寢候寢定乃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稍不安節憂惶廢食人言脩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拜千有餘里時父母年並八十矣母沒哀毀如禮既葬廬墓側暮歸侍父父病瘳伏枕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筋進臉厠衣躬視澣濯如此者年餘子沒妻亡一切不問父沒合葬廬墓如前日以筐盛土首頂培墓有慈烏數百馴集廬下筐舉卽飛若前導然服闋尚不能去縉紳先生曰孝雖無窮如禮制何

拜泣徹廬嘗夢一緋衣幙頭入呼曰梁孝子我後漢肇恕葬我詰旦園丁劬土得石果肇恕之墓祭而葬之人謂至孝感通如此應策初成進士部送遼左軍餉餉竝足額遼軍大懼營繕董大工精筭縮出中官不得妄費改戶部郎督維揚餉裁罷冗濫揚人稱之當得內轉爲中官所中陞知府親終撫按交薦其孝行詔補登州練卒賑饑具有效久之陞陝西按察副使力疏投閒其卒也鄉人爲立梁孝子祠

陳經孚平陽人少孤事母至孝遇倭來負母避之竟遇之途倭索母珥環經孚護之倭以刀截耳至肩而

名山藏 卷之  
死手猶未釋母也

朱泰會稽人諸生也家貧事母至孝與妻吳糲褐不完而母之服饌殊極軟好母性乍逢其怒時與妻同跪欲撻則近榻以就之泰死無子或勸吳它輒號哭欲絕奉姑至沒備諸辛苦

趙智趙慧鉅鹿人母避賊爲所得索財不遂將殺之智追至跪賊泣曰吾母年老願殺我慧復至跪賊泣曰吾兄成人釋以養母我則代兄智曰弟吾母所愛可殺我留弟母曰吾老矣殺母留子以存吾門賊曰慈孝人也竝釋之

李學梅麻城人臬椽也世宗哀詔至學梅以椽與入臨哭獨哀臬有寃囚白按察使出之其人聞知懷金謝艷然却之有三庶弟父嬖之獨與便利私益學梅大父爲學梅不平學梅曰弟吾手足也愛我弟卽愛我手足祖何懟焉母死守墓三年力不能廬獨棲草間暑雨一蓋寒冬一橐而已朝出營夜必返墓次墓近溪澣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望墓呼母如是達旦一夜雪積數尺有隣父意學梅苦雪或它之往矚之橐沒雪不可辯良久始露見其會撮大嗟歎以語之人人父死亦如之

名山藏 卷之  
何茂先余從兄也口不二價生無二色事繼母至孝  
繼母病禱神願代繼母有女與子同痘女殊沉頓爲  
文告神願以巳子易妹之生其辭曰母年已暮生僅  
此女民齒方壯尚可圖也竟子妹俱愈晚歲生涯疲  
乏資本俱失久之乃知爲隣人竊去絕口不言曰言  
之彼無顏爲人矣一日赴臥床間棟將撓忽起行棟  
正撓其臥處人謂善孝所感

長興窶者家數椽耳而無方以養母窶者之從父富  
齋爲酒致客召窶者侍窶者懷楮而就席凡諸熬皸  
糗餌之屬竊竊伺候不顧盼裹而寘之袖中諸客目

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屈卮爲客壽有間家僮報失卮  
客相顧曰吾輩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皆  
闔門搜搜先於窶者窶者自服從父曰卮今安在曰  
傳而出之矣待旦旦從父往索卮窶者曰金已銷化  
兒竟有數椽請以奉父以抵金屈卮抑去此吾母則  
無所居止盍待吾母有止舍卽奉父矣從父聊寬之  
與爲期居數月客來語從父曰向夕也不佞不勝酒  
而先亡去置卮樓簷間今日方記憶君家定索卮不  
得枉君家僮耶從父從樓簷求之則卮在急召窶者  
窶者至猶理前說叔父曰癡兒卮在也何自誣窶者

曰大人為酒置客名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有羞懷之楮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而思旨兒母兒寡人也方搜卮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者豈以大人猶子見饕餮於豪富人且大人致客寧忍客受不污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曰我幸羸也有二子顧寧子如汝汝貧也吾寧不子汝即復為酒置客名寡者侍言寡者於諸客諸客皆欽重即分其家財為三等之於已子

吳門乞兒行乞吳市中夜止吳橋下以其所乞買酒缶而致之母而歌以侑懽吳中貴人乘月橋上聞橋下有歌聲俯覷之一男子坐老嫗塊上酒而歌名問之曰乞兒有母實用為懽有年矣貴人大嗟異之遍告於諸貴人而乞兒之孝聞吳中於是吳中諸公宴集輒置餘豆間待孝乞兒也

金 養

潘 連

蔡 通

盧 氏

王 芳

曹 深

韓 巍

阿 寄

任 良幹

杜環金陵人本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焉一

兒襄人也方搜危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則難信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行記 下

杜環 李疑 程平 顧黑子

金養 潘連 蔡通 盧陵 劉僕

王芳 曹滌 韓巍 阿寄

任良幹

杜環金陵人本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焉一元所交盡四方知名士環好學工書國初被薦除學錄大祖善其書尋入侍春坊大為皇太子所眷環為

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故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友也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有識允恭者謂母曰今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盍往依之母如其言詣之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游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哀泣隨人往既訪一元所在則一元已死惟環存天方雨母服破衣行入環家正對客見母大驚因問故泣數行下坐母之呼其妻子皆出拜母環妻爲母除故衣更着干衣干卽乾食寢之母問環吾兒平生所厚故人皆安在且吾尚有幼子伯章也環知故無存者卽存亦不足

倚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愍之曰天方雨母且止卽無人環在也雨止母見環家貧堅欲出訪環令媵女從之至暮果無所遇返環購布帛製衣衾令家人以下皆母事母母疾身爲烹藥進匕筋不敢大聲語去之十餘年環以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道嘉興遇伯章泣語之故曰急尋母伯章曰吾亦知之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乃至母見伯章相持哭是日爲環初度家人止之環曰母人情也旣伯章見母老不可歸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後三年母卒將死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皆如君之爲

人環殯葬母歲時祭其墓環仕終太常丞

李疑南京人南京國初爲京師四方之人磨至客舍主人授一室容榻而已客朝出暮歸盥濯皆自具月責錢以數千疾病輒遣出婦孕將產以爲不祥却不舍獨李疑以尚義名疑教授小兒賣卜自給固貧甚金華人有范景淳者吏吏部得疾甚殆人不肯舍之杖而踵疑門疑爲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徵請醫師身爲煮糜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旣漬甚矢溲汚衾席手刮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曰累君厚矣必不能生無以報德囊有黃白二金可四十餘兩在故逆旅舍

君往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然何以報爲景淳曰君不取屬他人矣疑求里人偕往取以歸面發囊藉之景淳死出私財治殯取所封囊寄其里人家作書名其二子至按籍還之二子有餽却弗受更贖之平陽人耿子廉械逮至京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疑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夫械逮也妻號於草中人命至重婉身之後倘犯風露死不亦悲夫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用是疑名在士大夫間

程平績溪人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

價事惟法累及平御史廉平枉喻平曰灑衆則免矣  
平曰不幸人誣而又誣人是欺天也平寧當罪御史  
歎異之尋謫延安與同郡休寧人朱仲杰同行盛暑  
憇道傍樹仲杰曰汝守行李吾往覓寓舍仲杰入酒  
家畱連則不來雨大至漂其囊平自抹不暇仲杰還  
盛怒責平平如數償之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能醫  
有梅百戶者請之醫明年病其家度不起悉以資斧  
寄梅曰待吾子來與之既梅調守他郡而仲杰死平  
爲具棺殮或曰仲杰待君悍戾不道君何遇之至也  
平曰彼自虧德耳同郡而生同憂而來死無歸於我

殯古之道也久之仲杰子行至汴聞其父已死向梅  
百戶取父資卽還家給母曰已買地葬父矣居三年  
平子實往省平平乃命實送仲杰柩歸信報仲杰子  
令迎柩仲杰子殊不顧平謫滿歸見柩尚畱殯後園  
歎曰吾不憚延安數千里爲歸柩休寧績溪相去幾  
何且子給其母必慚不來卽令孫通送其家  
顧黑子揚州人與其主顧圭以戎籍隸泉州洪武初  
圭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採薪給圭圭釋歸復以甘脆  
爲圭養圭死其子宥而窶黑子仍爲酒家傭給贍其  
衣食爲娶妻人歎黑子微賤而有士君子之行



金養樂清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女婦數十人前遁賊望見追之衆大窘養揮手主第走卽扼橋格賊賊刃如林養持孤把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行矣

潘連吳縣人農於胥口弘治壬子吳大水方春腐麥及菜穀苗始萌溺湖漲中衆惕號不知所以抹連率諸農負土築防桔槔雷運出其敗者於水中絡竹爲大櫛疏而立之苗以復長正德庚午吳又水連趣衆急從水底撥苗壅之它泊壤將俟潦怒洩而種之俄而水益涿加壬子者二尺連教多汎水艇取坻京之

土循岸址覆之日勞百人然不能尋丈風浪又去之連益令衆編葦卷土復投趾上其趾漸隆稍出水外卽復以白茅苫其兩傍以拒風浪遂以成隄因集少壯布桔槔十百具并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二尺連日夕乘艇巡視補缺塞漏增土培堤堤益固則全稔嘉靖辛壬癸甲歲竝凶乙酉乃和其秋則蝗生若蠅若蚊叢於禾端連俯視之曰蝗也吳田故病溢不省所謂蝗者連爲小網網之括之輕綃奔告縣請轉言之上官縣曰我當言審諦之連奔歸持苗入縣破根視之食者如蟻螬裂節莖視之食者如蠖告

縣曰民向者所見螟爾蠚爾今也破其根食如螻螻則蝨也裂其節莖食者如蠖則賊也蓋四蟲具焉縣以轉白巡按御史御史繪蟲形并櫝之奏乞減租天子戚然下詔吳縣得免什之四

蔡通者爲京師府軍老而代時時步行皇城下數軌石自某門至某門凡損而墮者幾千幾百有幾傭書具疏走通政司奏上請脩葺下工部寢不行數年復奏復被寢又復數年復欲奏其子諫不可妻苛止之不與出傭書錢通潛脫銀簪傭書奏人遂走以上復下工部工部卽惡其瀆擾送法司訊治論贖罪費家

貲金妻若子互詬謫而通老病死通素不識書當其具疏時對客舉其詞若流及見沮輒歎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計此者或曰此惡足與計曰正足與計也必待不可計然後計乎李東陽曰通見誠少譬如以管窺天乃真見天有位者不能觸類而大之則誠媿通爲作都城遺老傳

廬陵劉養正僕劉養正者正德中舉人從宸濠反者也養正試京師聞人藉藉言武宗禁中事謂天下必殆焚試卷矢不仕其平生頗通天文讖諱言退見江漢間帝星明是當有王者起卽私自納於宸濠養正

之僕時時諫養正至涕泣養正家延一方士北面之  
一日夜分僕出叩頭方士願有請方士疑曰欲方乎  
僕流涕言吾主與寧王善僕觀寧王當日夕反亦當  
旦夕敗僕竊觀先生有道氣抑吾主北面而事先生  
先生寧欲禍之耶方士聞僕言大驚旦亡去而久之  
養正從宸濠反矣養正死獄中僕收之養正家簿錄  
養正妻在行僕願從吏逐之曰僕從主母豈失也哉  
徒跣京師饋養正妻獄中養正妻死奉屍合葬歲上  
塚哭祀

王芳太倉人守教不殺雖一螻必活之嘗訪舊小直  
活遇慈谿人費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  
困頓塵土移至已舍與共寢食撫摩將護有如同生  
廷槐病漬便溺狼藉手滌除之廷槐感泣生何以報  
舟次呂城索筆作書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  
矣倘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匱語脫而  
逝日果不瞑芳祝曰古今日旦暮孰爲彭殤費兄達人  
而但化耶摩之不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慙曰四  
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若  
然有聲兩目漸瞑而舟人不知也三日載至虎丘乃  
出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僧寺寄訃其父父來

名山藏 卷之十一  
舉匱弗前遲明芳至絮酒哭送其匱乃舉廷槐父泣  
且謝曰雖我爲父莫能過君

曹滌旬容人生平長厚不與物件一日游城市遇擔  
柴者悞以鐵擔頭撞入其目瞳隨擔出血流滿地昏  
暈中猶強謂其人曰我兒剛直無爲若獲亟向西行  
頃三子至給之曰其人東行矣追數十里不遇乃返  
隰川王府鎮國中尉儀賓韓巍沁水人訪兄太康縣  
賊師尚詔王千斤攻陷歸德乘勝攻太康時縣缺令  
第一老主簿束手而已城內又有賊應四五十餘人  
巍率衆抗賊度不能勝登樓聚矢石相持三四日賊

縱火焚樓巍力竭被縛賊愛其才勇脅與同事巍大  
罵不輟賊鈎斷巍舌剖巍腹剗巍心至死神色不變  
詔書旌表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三人其季死僅妻  
徐氏昆弟別產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寡婦得阿寄  
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徒  
費我藜羹阿寄歎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爲寡  
婦畫策營生寡婦出簪珥委寄得十二金而已寄則  
入山販漆暮年三之謂寡婦曰主母無憂立富矣寡  
婦年七十餘阿寄爲致產數萬金婚嫁其三女二兒

齋聘皆以千金其二男入貲爲國子生而寡婦皁然  
雄一邑阿寄見徐氏族雖幼必拜徐氏之人騎阿寄  
途遇之必控勒數十武也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  
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家計鉅細悉剖分之曰以  
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旣死徐氏諸孫疑有私籍竊啓  
其篋空一媪二兒麤食敝衣而已

任良幹字直夫桂林人嘉靖中舉鄉試不第就官潛  
江教諭有鄆人劉姓者爲巴縣簿其妻弟王邦相攜  
幼子曰六兒往訪之簿拒不爲禮會亦失官歸邦相  
不得已乞附舟尾又且病簿恚之至潛江推而棄諸

路旁簿便逸去邦相父子匍伏乞市中六兒間行乞  
至良幹學舍因告之故良幹曰嗟乎吾不爲計父子  
同死矣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邦相病且死泣數  
行下良幹止之曰母憂吾爲若治復歸若子旣則買  
地葬邦相石識之收六兒與其弟同臥起而教之讀  
書翰林王九思者邦相族人也其子爲順天府通判  
因令六兒寓書通判所以掌印書末會通判亦卒書  
未達而王氏以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居亡何九  
思簡通判篋六兒掌印書在焉以示邦相妻或疑其  
贗邦相妻見之泣曰吾兒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

名山藏 卷之九  
金至潛江取六兒當是時良幹已行取赴京行時誠  
家人若鄴人來取子毋留一錢也至則家盡却其金  
厚遣之而劉簿之獄解良幹後爲申陽州守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列女記一

范氏 徐妙錦 郭真順 高妙瑩

李氏 宋氏 韓氏女黃善聰合傳

陳氏妾 林淑圓 蘇氏 胡盧

朱靜庵 李淑人 黃氏 戴綸妻

張氏 徐德英 吳扶陽

范氏清江人宋范梈孫女洪武初名爲女史授孺人  
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

名山藏 卷之  
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  
纂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爲仁孝皇后  
次爲代王妃季爲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  
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云仁孝皇  
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成祖聞其賢欲聘而立之  
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上意女官直抵  
妙錦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面有  
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睇視曰尊貌明瑩  
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班矣女官出遂削髮

爲尼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養髮如舊仁宗張  
皇后自其爲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歎服之宣德  
初皇后爲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之禮及  
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  
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中私相語曰此薄皇后而不爲  
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

郭真順潮州周伯玉妻幼受書於其父教諭因旁通  
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歸伯玉家伯玉從外入  
值真順方櫛怫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正委  
墜失容卿猝至使人窘逼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焉元

亂避地居村寨衆推伯玉爲寨主真順語伯玉曰吾觀寨衆皆矜能輕敵必敗事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久之寨衆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多務積粟真順獨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日索絢而已亡何賊至盡焚農家子所積粟真順請伯玉引索貫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捕鹵也恣其行寘不問因得從間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歸附再遣指揮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恐誅真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并言寨人無逆狀俞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於縣西之

後池子三碛彥敬礪彥作礪彥器分授之三經坐而聽其夜誦各與百錢記遍數誦雖如流必錢盡乃已後皆以儒徵彥敬仕棲霞令彥器終朝列大夫真順卒年百二十五歲遺命喪不供佛祭不焚楮子孫遵行之彥敬妻曰莊氏國初賊起時鄉人共竄入穴莊有難色彥敬強之曰不入且虜與其及也莊曰男女無別生不如死立引刀自裁彥敬義之大慟仰天誓不復娶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彥敬鰥終身

郭真順俞將軍

引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煙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群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洒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



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  
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  
恩金印斗大龜龍文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  
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筮誰敢奪黃犢春耕  
萬隴雲漿龍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  
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爲  
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  
屬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

高妙瑩字叔琬解開之妻縉母也父若鳳元時知封  
州元末世風奢僭妙瑩獨尚簡整從父官邸悉通經  
史傳記善小楷曉音律筭數女工極其敏妙既歸事  
舅姑孝謹與開相敬如賓元末舅氏解子元起兵攻  
賊爲賊所執死之而若鳳亦攻賊廣中中流矢死兄  
鏗鉅鈇皆以舉義兵死於軍外內家屬流離妙瑩喪

葬合禮絕葷逾三年時亂離無書妙瑩手寫孝經古  
文杜詩授縉與其兄綸爲言宋元來政治民事記及  
時日無所遺謬臨盡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  
十餘孫子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與汝曹永訣  
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下家人皆泣遽止之曰死猶  
枯株體魄如遺送葬備物於亡無益金珠寶貝更能  
爲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依近地素衾結髻  
樸棺深隧遂端坐而沒所著有酒食議女德議若干  
卷高文海死節事一卷文海卽其兄鉅也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氏上言

妾夫父母生夫一身貧病之境逼於桑榆妾夫坐刑  
舅姑必死妾請代天子嘉其意釋之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衢州人爲閩州守失  
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連及守守坐累死家人皆遣

戍金齒衛宋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間使者以

聞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閩守之祿養其姑

郵壁詩  
郵亭咫尺

堪投宿手扶親姑憇茅屋抱薪度地暫鋪攤支願相

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

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上千戶奉艘運粟大都回金

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

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并年嫁向衢州

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于史遍搜覽意欲出仕甦

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

獻閭闔泥金捷報來掀騰承恩榮除閩州守飄然書

勅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

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汚執

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若相攀察院來提誰與訴

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

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微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

從辨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亡何餓死

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

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斂鈔殷勤餽行李零丁

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遠餞龍江邊臨  
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  
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  
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  
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  
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  
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  
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  
思紛紛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  
翻思昔日閨門內遠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闌  
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  
眉嬌繡牀新刺雙蝴蝶坐久尚覺春風饒誰云今日

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喪夫未經數十口。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古來節義難重陳。扶日截鼻肝膽真。嗟哉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澹如水。寧受饑寒不受耻。幾迴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夫存念。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傍聞者摠悽酸。隔嶺哀猿叫何許。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懼為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既被擄為兵卒。從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迨其叔父。乃贖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於成都之尹氏。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

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攜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為業。衣之小兒衣。以便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聰父所業。善聰乃往依之。詭姓名曰張勝。與李英粥販同臥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溲溺必暮夜。踰年。與偕歸。突然筭矣。善聰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驚曰。我故無弟。善聰曰。我是善聰也。泣語姊。故姊曰。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聰曰。如不分明。則妹甘死。姊名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聰為婦人。救大驚愕。歸如有失。姊謂妹。年均即以妻。

之善聰曰果爾又不分明隣里強之不得事聞三廠驚異遂勸爲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新會李宗長妾陳氏宗長卒有男女四人則皆嫡出也宗長卒時當元之亂家業飄零陳謹收其譜籍券契攜子女出傭餬口天下既定遂還居宅逐佃作治生宗長世業不失尺寸而宗長子若孫尊陳爲母陳不敢居也家有祭若宴則請其主婦主席親戚曰母氏有功於李何所不當尊陳曰吾李氏妾也堂上有我位次耶臨卒謂諸子曰歛我也以布奠我也於廡下瘞我也於老孺人之墓足粵中君子曰謹名分辨

上下陳氏有焉人而知此也豈有妾婦乘其夫可以風矣

林淑圓莆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營建北京淑圓方七歲擊登聞鼓訴寃仁廟監國矜其幼賜之飯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抹母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己巳寇黃蕭養驟攻廣城興治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率軍人婦授兵登陴皆益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粵人謂之女子軍胡盧桂陽人都御史朱英之妻事姑至孝和氣蒸家門從英宦遊嘗攜其族孫奇與俱奇得癘疾不可近

名山藏 卷之  
盧親與湯藥夜爲虔禱族孫疾以瘳正統己巳虜薄  
都城英時以御史治盜閩浙留盧京師或謂盧盍去  
諸盧面叱之名諸子曰虜何能爲有不幸死君義也  
奈何去之盧謂食祿之家惟侈易流男未冠女未笄  
不使識繪帛珠翠之華雖貴紡績不懈自奉布裙鐵  
簪而已

教諭周濟妻朱靜庵生成弘間博覽群書酷嗜吟咏  
所著有靜庵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袞

李淑人安陽人尚書李鏊女參政崔陞妻禮部侍郎  
銑母也父爲戶部侍郎淑人少從父京邸聽石彪

曹欽之騶聲知其必敗從陞官京師二十年日令家  
僮拾馬通自夾薪爨以助陞儉時時勸陞却饋遺之  
物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陞出守  
延安銑時尚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  
漸也爲官者多以妻若子好貨敗名及銑官翰林矣  
醉歸夜詈婢比曉名銑跪責之曰婢誠可怒何不待  
醒爾爲儒爲天子法從可酗詈乎見諸孫有華好衣  
則責婦曰吾中年舉銑愛矣終不與以華好衣銑雖  
獨子於吾無所敢求夫貪以求成子求母阻尚懼而  
知難乎求母徇何弗爲也銑妻李亦有賢行事姑至

名山藏 卷之  
孝姑沒衣衰食素者三年或餽銑騾銑曰母嘗恨無  
騾今見且喜李曰君尚未知勞生而致之先姑喜耳  
朱必喜餽銑大慙

林大輅妻黃氏莆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爲工部員  
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鞏等  
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跣大輅偕同官蔣山卿何遵  
疏抹曰罪不及臣臣實耻之疏入亦廷杖百下詔獄  
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日夜焚香籲天祈大  
輅免於罪而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  
妻爲咀呪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入獄當廷鞫銅

撈鐵篋備極毒楚至斷指不承鞫者微諷之黃哭曰  
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輿勿出宗  
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  
敢媿爲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不任刑  
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  
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輅嘉靖中  
歷官都御史

戴綸妻佚其姓綸故客京師從娼邵金寶宿遊後爲  
京營參將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  
無可寄委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委邵而屬之曰吾生

死不可知顧獄中無以爲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  
羸者盡子金也邵策綸日費以其餘結驢權門貴公  
子益市少妓得錢展轉布置公子得綸金不貲竟因  
以出綸綸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遊擊而邵提金還  
綸更四千有奇綸益德邵與俱之官綸妻聞之自家  
中來爲高坐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荅  
居旬日語綸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爲夫子出  
力乃在故遊娼妾不能爲夫子妻妾歸矣邵與夫子  
居惟夫子念之垂涕而別

沈束妻張氏妾潘氏束嘉靖中自徽州府推官擢入  
爲禮科給事中始至京則發憤欲訟相嵩擅權納賄  
狀方有所待而言者洩於嵩嵩心銜之會總兵周尚  
文卒其家上書請卹嵩素惡尚文無所往來寢不行  
束疏尚文平生忠勇其卒也邊人莫不流涕身後斬  
卹典非所以勸將來抑亦繇大臣以愛憎爲予奪無  
體國奉公之義疏入嵩大恨世宗亦怒束庭杖之幽  
繫之詔獄而繼束後上疏言嵩者凡三人其一人錦  
衣經歷沈鍊其一人御史趙錦其一人刑部郎徐學  
詩皆浙人也上旣久繫束嵩復惡浙中人不爲束上  
言而久之嵩敗死又久之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訟

海瑞上怒下以尚獄乃始出束束繫獄十有八年矣始束入爲給事中急趨命則先獨身入朝而令張自後隨之此時束尚未子張買潘氏女爲妾與之俱及至則束下獄張謂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也且未見主公自審擇之潘曰主公抗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乎與張俱守京師日夜治女紅給束橐餽之費及嵩敗死時束父八十有七矣張伏闕上疏請代夫繫獄放束歸養三上不報則與潘治女工給橐餽如故及束出獄對張稱謝并謝及潘潘驚泣扶掖不敢當也束久繫有心疾歸而家益落身執爨令潘當夕隆慶

初復束官稍遷南通政皆不就家居十餘年竟卒無子亡何潘繼之山陰令徐貞明表之曰一門風節徐德英莆田人父廷龍嘉靖中仕同知德英好讀書善屬文適俞氏子所著有建文紀孟母仇氏等贊及五言古近詩坎輓多病鬱鬱以死嘗作悼志賦其辭曰金天氏之遐颺兮迨烈祖乃肇聲昔遭世之紛濁兮民沸騰其靡寧奮義武以鷹揚兮實奠夏而攘狄爰帶礪於南服兮遂燕翼而貽則承惠澤之汪濊兮雖永世而靡忒肆大考之振墜兮敦仁厚以式穀洎嚴君之揚華兮蓋有光於先烈歷伯昆而降予兮歲



名山藏 卷之  
上章吾以育顧薄軀之陋微兮具二氣之靈淑承家  
世之儒風兮敢浮沉於流俗奉嚴慈之明訓兮竊前  
脩之芳躅列圖史以鑑戒兮覽經書以自勗欽栢舟  
之貞烈兮慕關雎之賢哲哀晨牝之禍國兮憫桑中  
之自賊悵去古之日遠兮傷徽音之莫續念盛年之  
不再兮虞日月之逼促惟聖學之宏深兮懼寡陋之  
弗格勵予志以力追兮恒昕夕而驚惕理雖微而必  
究兮事何幽之罔燭吾又綴寶璐以爲佩兮紉明璣  
以充禕集桂荃以爲裳兮索蘭茝以爲衣芳與澤其  
雜採兮芬郁郁而馡馡羨棣萼之竝茂兮同厥志而

弗違進承歡於膝下兮退切磋以委蛇追遐風於上  
古兮指二南以爲儀奈流光之蹉跎兮歲忽忽而若  
馳倏玉枝之凋折兮又鴻鴈之分飛感離居之寂寥  
兮情睠睠而懷思慨賦質之涼薄兮嗟性命之多否  
疾疾軫其頻仍兮又酷烈之交罹氣鬱鬱而不解兮  
愁悄悄而莫支中膈臆之苦辛兮魂怔營而莫持悲  
華年之難再兮悵素志之終違泝女子之生世兮雖  
顯揚之罔恃試歷觀於今昔兮亦垂休於彤史或際  
遇之赫媪兮播昌烈之文詞或振藻於芳禕兮亦增  
輝於門楣哀余生之薄祐兮徒撫躬而懷悲念鞠育

之劬勞兮恩浩蕩而不訾曾涓埃之莫酬兮顧惟疾  
而憂之中心感以忉忉兮神悵恍而飛颺惟天道之  
昭昭兮善惡降以禍祥嗟軫患之纏綿兮繫百艱而  
備嘗抑吾愆之積稔兮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  
自省兮余懷晰其孔章也長太息而自悼兮淚浪浪  
而沾裳稽往哲之儀履兮諒天命之弗爽懷宵堂於  
共姬兮賦綠衣於莊姜韞何才而屯阨兮采胡烈而  
參商何彼懿哲之茂行兮亦遘災而遭殃牛蹈道而  
疾天兮躡恣睢而壽康壘肆穢而獲考兮王履貞而  
燔亡信玄理之可徵兮悵天道之茫茫心瞽惑而不

釋兮招靈氛使爲予詳循往軌之冥昧兮何邇鑑之  
有常孰非仁而可蹈兮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  
并得兮蘭與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旣以已矣余  
何爲而獨傷具憂戚以玉汝兮豈徒迤邐而無當守  
天衷之秉彝兮循至性而毋忘盡吾生之大道兮等  
壽夭於彭殤觀大化之微茫兮曠千古而徜徉苟余  
心而日休兮雖沉痾庸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  
兮增懷永歎愴中腸兮遵道履仁吾何傷兮抱貞委  
順樂未央兮

吳扶陽晉江人刑部主事何琚繼妻也父希淵伯父

長樂令希澄兄弟孝友以家法聞扶陽數歲見兄讀書輒守几不去久之曉所謂語父曰生爲女子然亦可以有爲乎父異之使希澄教之名曰扶陽爲說所名義卽應曰大人微旨固欲兒副此名也父兄擇所歸以爲琚繼室時琚已舉進士矣扶陽曰兒固不計年齡長少也毋謂吾家慕宦貴乎父兄以琚清脩吉士決意許之旣通盟琚母歿扶陽素衣蔬食居處變常終喪來歸琚羸弱多疾好觀書史扶陽斂躬約飭誦文質義攝理之輔嚴於師友琚郎刑部公退輒勸以慎決捷詳傳比刑部屬員以次司犴獄當一月

宿獄琚當次扶陽常以手劄問讀書疑義月滿琚還衾枕衣履簡帙筆研安置不移其初琚大服其謹靜琚以使事過家疾甚扶陽夜跪禱北辰日一食朝夕侍臨決許琚剪髮納琚褻中以殮斷一縑爲琚魂帛自藏其半衣履書冊推酌琚意奉尊給卑具有纖悉去之一月爲文祭琚復作書與內外親永訣曰爲人臣而滅義君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醜也自昔慷慨之士清貞之女皆舍所生輕若鴻毛吾夫之死上無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戀死生之際難以自訣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

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於黃泉與夫子相見庶  
幾栢舟令女吾目瞑矣琚死五旬而扶陽死臨死拜  
哭几筵尊卑內外瞻視凜然舉止詳整王慎中爲私  
易名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女事聞賜旌表吳氏予族  
母也去之五十年而予兒九轉爲邑諸生天亡予婦  
王承靜亦死殉之其事類吳氏

